





筆 横  
人 千  
立 棒

筆興兒橫掃五千人

唐寅

信退軍之策。筆若有鋒焉。蓋筆兌甚微也。五十人至眾也。張亦橫掃之。其鋒孰敢當哉。雙文若曰。以冠冕之危陵而問榮於儒生。鮮不笑其無濟矣。然而有文事者豈無武備。古來折衝樽俎而決勝於廊廟者。又何必身歷行間。而親冒矢石乎。則染翰制勝。若人久有奇榮矣。出師表文下燕書信。他不有真乎哉。前此宮殿相逢。祇以柔弱士子。徒工翰墨已耳。不意鼓掌而前。竟為崔氏之干城。吾母子之幸也。前此月夜酬和。祇以為風流文士。長於筆陣已耳。不意奮袂而起。竟作閨闥之甲冑。又我一月之幸也。所可慮者。儒冠儒服。未必如緩帶輕裘之坐鎮疆場也。而况羣虜紛紛。幾如壁壘。堅難破矣。誦詩讀書。未必如操弓挾矢者之禦侮行伍也。而况烽烟告警。肆其猖狂。勢甚歎矣。而他所恃者。惟此一筆兌乎。夫匹夫尚難奪志。今群聚而呼者。居然五千人也。以筆兌之揮洒。與五千之干戈就利。且一夫尚可當關。今烏合而來者。居然五千人也。以筆兌之飛揚。與五千之劔戟孰銳。是以筆尖能橫掃五千人乎。誠雖然。青鳥書去。而跳梁者將雲散也。何想五千人乎。則書生垂筆。速勝熊羆之斧戕。抑白馬軍來。而跋扈者將烟飛也。五千人而不如無人乎。則學士揮毫。堪媲鷹揚之猛將。穢聚者利用掃。人至千穢亦多矣。一搖筆時。不啻燭其阨而驅之。而香闌綺幙。仍然蘭麝之芬。則鳳樓豈足擬其如椽乎。積塵者道在掃。人至五千塵亦甚矣。一走筆間。不啻貫其腹而攻之。而楚王玉宇。依然清淨之區。則封侯不難償其投筆乎。吾如筆兌兒。捷如弓矢也。吾思筆兌兒。屏於介胄也。吾思筆兌兒。突如戎馬奔走。而銳於干戈長鋸也。揚揚洒洒。誰與為敵。微斯人。吾能復生乎。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二

第二之四章題目正名

張君瑞解賦圍。

小紅娘畫請客。

老夫人賴婚事。

崔漪鴻夜聽琴。

二之一 寺警

文章有移堂就樹之法。如長夏讀書。已得爽垲。而堂後有樹。更多嘉蔭。今欲棄此樹於堂後。誠不如移此樹來堂前。然大树不可移而至前。則莫如新堂可以移而去後。不然而樹在後。非不堂是好堂。樹亦好樹。然而堂已無當於樹。樹尤無當於堂。今試相處。便宜而移堂就樹。則樹固不動。而堂已多陰。此真天下之至便也。此言鶯鶯之於張生。前於酬韻。夜本已默。感於心。已入於闌齋日。復自明覩其人。此真所謂口雖不吐。而心無暫忘者也。今乃不端不的。出自意外。忽然鼓掌應募。馳書破賊。乃正是此人。此時則雖欲矯情藉口。假不在意。其奚可得。其理其情其勢。固必當感天謝地。心蕩口說。快然一瀉其胸中沈憂。以見此一照眼之妙人。初非兩廊下之無數無數人所可得而比。然而一則太君在前。不可得語也。二則僧眾實繁。不可得語也。三則賊勢方張。不可得語也。夫不可得語而竟不語。彼讀書者至此。不將疑鶯鶯此時其視張生應募。淡淡焉了不繫於心乎。作者深悟文章舊有移就之法。因特地於未聞警前。先作無限相思心語。寫得張生已是鶯鶯心頭之一滴。血喉頭下之一寸氣。并心并膽并身并命。殆至後文只須順手一點。便將前文無限心語。隱隱然都借過來。此為後賢所宜善學者。其一也。左氏最多之文。正是此法也。

又有月度迴廊之法。如仲春夜和美人無眠。燒香捲簾。玲瓏待月。其時初昏。月始東昇。冷冷清光。則必自廊簷下度廊柱。又下度曲欄。然後漸漸度過閒階。然後度至瑣窓。而後照美人。須此多時。彼美人者。亦既久矣。明明竚立暗中。略復稍停。其勢月亦必不能不來相照。然而月之必由廊而欄而階而窗。而後美人者。乃正是未照。美人以前之無限如迤如邐如隱如躍。別樣妙境。非此即將極嫌比美人。何故。突然便在月下。為了無身分也。此言鶯鶯之於張生。前於酬韻夜。雖已默感於心。已於鬧齋日。復又明覩其人。然而身為千金貴人。上奉慈母。下稟師氏。彼張生則自是天下男子。此豈其殊玉心地中所應得念。豈其蓮花香口中所應能誦哉。然而作者則無奈何也。設使鶯鶯真以慈母師氏之故。而珠玉心地。終不敢念。蓮花香口。終不敢誦。則將終西廂記。乃不得以一筆寫鶯鶯愛張生也乎。作者深悟文章舊有漸度之法。而於是閒閒然先寫殘春。然後閒閒然寫有隔花之一人。然後閒閒然寫到前後酬韻之事。至於却忽然收筆。云身為千金貴人。吾愛吾寶。豈須別人隄備。然後又閒閒然寫獨與那人兜的便親。要知如此一篇大文。其意原來却只要寫得此一句於前。以為後文張生忽然應募。鶯鶯心照眼作地而法必開。開漸寫不可一口便說者。蓋是行文之次第。此為後賢所宜善學者又一也。

文章有羯鼓解懺之法。如李三郎三月初三坐花萼樓下。敕命青玻璃酌西涼葡萄酒。與妃子小飲。正半酣。一時五王三姨適然俱至上。心甚喜。命工作樂。是日恰值太常新製琴操成名曰空山無愁之曲。上命對御奏之。每一段畢。上攢眉視妃子。或視三姨。或視五王。天顏殊悒悒不得暢。既而將入第十一段。上遽躍起。口自傳教曰。花奴取羯鼓速來。我快欲解懺。便自作漁陽

據極淵淵之聲。一時欄中未開眾花。傾刻盡開。此言鶯鶯聞賊之頃。法不得不亦作一篇。然而勢必淹筆蹟墨了無好意。作者既自折盡便宜。讀者亦復乾討氣急也。無可如何。而忽悟文章舊有解穢之法。因而放死筆。捉活筆。陡然從他遞書人身上。憑空撰作一恭惠明。以一發洩其半日筆尖嗚嗚咽咽之積悶。杜工部詩云。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又云。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便是此一副奇筆。便使通篇文字立地煥若神明。此為後賢所宜善學者又一也。

孫飛虎領卒子上云。自家孫飛虎的便是。方今天下擾攘。主將丁文雅失政。俺分統五千人馬。鎮守河橋。深知相國崔珏之女鶯鶯。眉黛青顰。蓮臉生春。有傾國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色。現在河中府普救寺停喪。借居。前日二月十五做好事。追薦父親。多曾有人看見。俺心中想來。首將尚然不正。俺獨何為哉。大小三軍聽吾號令。人盡銜枚。馬皆勒口。連夜進兵河中府。擄掠鶯鶯為妻。是我平生願足。引卒子下。問曰。當時若不寫惠明竟寫飛虎亦得。耶答曰。如寫而不極暢是不如勿寫也。然一欲寫得極暢而遂忍以鶯鶯一任飛虎口中姿具詆悔於我心故不為也。

法本慌上云。禍事到。誰想孫飛虎領半萬賊兵。圍住寺門。猶如鐵桶。鳴鑼擊鼓。呐喊搖旗。要擄小姐為妻。老僧不敢違悞。只索報知與夫人小姐。

夫人慌上云。如此却怎了。長老俺同到小姐房前商議去。俱下。

鶯鶯引紅娘云。前日道場親見張生。神魂蕩漾。茶飯少進。況值暮雲天氣。好生傷感也。呵。正是好句。有情憐皓月。落花無語怨東風。於白中則云。前日道場親見張生於曲中則止。反覆追憶酬韻之復命意措辭俱有法。

仙呂入聲甘州  
鶯鶯唱慷慨瘦損。早是多愁。那更殘春。羅衣寬褪。能消幾箇黃昏。我只是風鬟香烟  
不搭簾。雨打梨花深閑門。莫去倚闌干。極目行雲。都是絕妙好辭所謂千  
孤之白羊而為義者也。

右第一節。此言早是多愁也。

混江龍。况是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昨夜池塘夢曉。今朝欄檻辭春。蝶粉乍沾飛繁雪。燕泥已  
盡落花塵。繫春情短柳絲長。妙隔花人遠天涯近。妙有幾多六朝金粉。三楚精神。逐句千孤之白  
絕妙分生字作活用須知。妙而天無補接痕。

右第二節。此言那更殘春也。看其第一節。祇空空說愁。第二節。方略逗隔花一人字。筆墨最為  
委婉有好致也。

紅娘云。小姐情恩不快。我將這被兒熏得香香的。小姐睡些則個。

油誦蘆翠被。生寒疊繡裯。生寒是雙字不得將休將蘭麝薰。便將蘭麝薰。我不解自溫存。然則不能睡妙  
絕妙分生字作活用須知。妙而天無補接痕。

又因鎮日價情思睡昏昏。天下樂。我依你搭伏定。絞綃枕頭兒上然則仍又妙睡也。

右第三節。紅娘請之睡則不可睡。及至無可如何則仍睡。只一睡字中間。乃有如許嬝娜如許  
跌宕。寫情種真是情種。寫小姐亦真是小姐。看其第二節。祇空空逗一人字。第三節便輕吐  
是前夜吟詩那人。不道破張生。翠雲最為委婉有好致也。

我但出閨門。你是影兒似不離身。斷山云。若不得聖教注。則此一行與下小梅杳句豈不重複哉。聖嘆讀書真異事也。

右第四節。上文口中方吐吟詩那人。實素懷抱忽然自嫌。我則豈世間懷春女子。心蕩不制。故  
駭見一人。便作如是顛倒者。故因急轉筆急入紅娘云。他人不知。你豈不曉。其下便欲直接見

個客人惱的早嗔等文。以深明己之實不容易動心。却又因還嫌此意未暢。故又轉筆。再將夫人提防。反證己語言我母之知我。猶不及你之知我。如下文云云。以深明紅娘是真正知我心者。而後鶯鶯之不容易動心。始非鶯鶯自己一人之私言。蓋其筆態之曲折有如此也。

斷山云  
若不如

聖嘆注則鶯鶯不欲夫人提防其  
意乃欲云何此豈復成人語哉

看書人心苦何足道。既已有此書。便應看出來耳。莫心苦於作書之人。真是將三寸肚腸。直曲折到鬼袖猶曲折不到之處。而後成文。聖嘆稽首普天下及後世才子。慎勿輕視古人之書也。這些時他恁般提備入小梅香服侍得勤。老夫人拘繫得緊。不信俺女兒家折了氣分。

那吃令你知道我但見個客人惱的早嗔。便是個親人歎的倒褪。

右第五節反覆以明己之實。不容易動心。上文已明。

獨見了那人兜的便親。我前夜詩依前韻酬和他清新。

鵲踏枝不但字兒真。不但句兒勻。我兩首新詩。便是一合迴文。誰做針兒將線引。向東牆通個殷勤。右第六節。直至此方快吐。獨見那人兜的便親之一言。看他上文。凡用無數層折。無數跌頓。真乃一篇只是一句。讀此文能將眼色句句留向張生鼓掌應募時用。便是與作者一鼻孔出氣人。誰做針兒將線引。亦奇筆也。謬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一者。只知決無人做針兒將線引。不知其二者。不知即刻有孫飛虎做針兒將線引也。用意之妙。一至於此。

寄生草風流客。蘊藉人。相你臉兒清秀。身兒韻。一定情兒溫克性兒定。不由人不口兒作念心兒印。我便知你一天星斗煥文章。誰可憐你十年窗下無人問。

右第七節已至篇盡矣。又略露閻齋日曾親見其人以為下文應募鼓掌時正是此人如玉山照眼作地通篇蓋並無一句一字是虛發也。一天星斗二句又奇筆也。即刻馳書破賊兩廊下僧俗若干人等無有一人不知了也用意之妙一至於此。

夫人法本同上。敲門科。紅云。小姐夫人為何請長老直來到房門外。鶯鶯見夫人科。夫人云。我的孩兒你知道麼。如今孫飛虎領半萬賊兵圍住寺門。道你眉黛青翠。蓮臉生春。有傾國傾城之容。

西子太真之色。要擄你去做壓寨夫人。我的孩兒怎生是了也。

六公序我魂離殼。這禍滅身袖稍兒搵不住啼痕。一時去住無因進退無門。教我那燭兒人急悽。親

張生妙挑到孤孀母子無投奔

妙妙句句

挑到張生

右第八節文自明。

耳邊金鼓連天震。征雲冉冉。土雨紛紛。後風聞。即二月十五做好事多曾有人看見也胡云。道我眉黛青翠。蓮臉生春。傾國傾城。西子太真。把三百僧人。他半萬賊兵。半霎時便待翦草除根。那廝於家於國無忠信。恣情的擄掠人民。他將這天宮般蓋造誰做。問便做出諸葛孔明博望燒屯。

右第九節正寫賊勢之猖狂。以起下文。匆匆定計也。文自明。

夫人云。老身年紀五旬。死不為夫。奈孩兒年少。未得從夫。早罹此難。如之奈何。鶯鶯云。孩兒想來。只是將我獻與賊漢。庶可免一家性命。故作下下策乃所以左折右折而至于下中策也夫兩夫人哭云。俺家無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捨得你獻于賊漢。却不辱沒了。

與鶯鶯猶榮之下也俺家譜。鶯鶯云。母親休要愛惜孩兒。還是獻與賊漢。其便有五。

元和令帶後庭花第一來免摧殘國太君。第二來免堂殿作灰塵。第三來諸僧無事得安存。第四來先公的靈柩穩第五來歡郎雖是未成人算崔家後代兒孫。

右第十節此下下策也。聖嘆今日述之猶不忍述也。顧作者當日喪心害理。儼然竟布如此筆墨者。波豈非為漫然高叫兩廊僧俗。但能退兵便許成婚。此猶是策之最下。然而不免作是孟浪之舉。則獨為轉出張生發書請將。然其策既出最下。於其前文欲先作跌頽勢。固不得不出於下下也。蓋行文之苦。每每遇如此難處耶。世有班馬異同一書

宣熟精讀之是  
書深悉此苦

若鶯鶯惜己身。不行從亂軍。伽藍火內焚。諸僧血污痕。先霑為細塵。可憐愛弟親。痛哉慈母恩。

柳葉兒俺一家兒不留駒配末三句作一句讀

右第十一節反覆明之。

待從軍。果然辱沒家門。俺不如白練套頭。尋個自盡。將屍襯獻賊人。你們得遂害全身。

右第十二節此又一策亦下策也。然後下文再作一策。

法本云。咱每同到法堂上。問兩廊下僧俗。有高見的一同商議的長策。同到科夫人云。我的孩兒却是怎的是。你母親有一句話。本不捨得你。却是出於無奈。如今兩廊下眾人。不問僧俗。但能退得賊兵的。你母親做主。倒陪房資。便欲把你送與為妻。雖不門當戶對。還強如陷於賊人。夫人哭云。長老便在法堂上。將此言與我高呼者。我的孩兒只是苦了你也。本云。此計較可。青哥兒。母親。你都為了鶯鶯身分。你對人一言難盡。你更莫惜鶯鶯這一身。不揀何人建立功勳。殺

退賊軍。掃蕩烟塵。倒陪家門。願與英雄結婚姻為秦晉。

右第十三節是第三下策也文自明。

法本叫科。張生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計。何不問我。見夫人科。本云。稟夫人。這秀才便是前十五日附齋的敝親。夫人云。計將安在。張生云。稟夫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罰若明。其計必成。夫人云。恰纔與長老說下。但有退得賊兵的。便將小女與他為妻。張生云。既是恁的小生有計。先用著長老。本云。老僧不會廝殺。請先生別喚一個。張生云。休慌。不要你廝殺。你出去與賊頭說。夫人約命。小姐孝服在身。將軍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箭之地。等三日功德圓滿。拜別相國靈柩。改換禮服。然後方好送與將軍。不爭便送來呵。一來孝服在身。二來於軍不利。你去說來。本云。三日後如何。張生云。小生有一故人。姓杜名確。號為白馬將軍。見統十萬大軍。鎮守蒲關。小生與他八拜至交。我修書去。必來救我。本云。稟夫人。若果得白馬將軍肯來時。何慮有一百隊飛虎。夫人請放心者。夫人云。如此多謝先生。紅娘你伏侍小姐回去者。鶯鶯云。紅娘真難得他也。

賺煞尾諸生伴各逃生衆家眷誰。傲問他不相識。橫枝兒著緊。非是他書生叨議論。也自防玉石俱焚。便待他甚姻親可憐。咱命在逡巡。濟不濟。權將這秀才來儘。入為自辨妙絕。是避嫌是護短。必有辨之者。他真有出師的表文。下燕的書信。只他這筆光兒。敢橫掃五千人。愛之信之一。至於此。亦全從酬韻一夜來。

鶯鶯引紅娘下。

右第十四節寫鶯鶯早為張生護短。早為自己避嫌。接連二筆。便妮妮然分明是兩口兒。此稱人神之筆。

楔子。

法本叫云。請將軍打話。虎引卒子上云。快送鷺鷥出來。本云。將軍息怒。有夫人鉤命。使老僧來與將軍說云云。虎云。既然如此。限你三日。若不送來。我著你人人皆死。個個不存。你對夫人說去。恁般好性兒的女婿。教他招了者。虎引卒子下。

法本云。賊兵退了也。先生作速修書者。張生云。書已先修在此。只是要一個人送去。本云。俺這廚房下有一個徒弟。喚作惠明。最好吃酒廝打。若央他去。他便必不肯。若把言語激著他。他却偏要去。只有他可以去得。三四語耳寫出好和尚張生叫云。我有書送與白馬將軍。只除廚房下惠明不許他去。其餘僧眾誰敢去得。惠明上云。惠明定要去。定要去。

正宮

端正好

惠明唱

不念法華經

是是念他做甚

不禮梁王懺

是我知

了僧帽

袒下了偏衫

是是

戴僧帽著偏衫者矣農夫力而收於田諸奴坐而食於寺有王者作比而誅之所不待再計也而愚之夫尚臺罪業夫今日之先奴真游手好閒無惡不作正我昔者釋迦世尊涅槃經所欲切

囑國王大臣近則刀劍遠則弓箭務盡殺之無一餘留者也聖嘆此言乃是善護法夫豈誘僧之謂哉

殺人心斗起英雄膽我便將烏龍尾鋼椽搭

華嚴梁王戴僧帽著偏衫下斗接殺人三字奇妙

右第一節。寫惠明若不是和尚。便不奇。然寫惠明是和尚。而果是和尚亦不奇。今聞普天下學人。如此惠明。為真是和尚。為真不是和尚。不得默然。不得速禮三拜。不得提起坐具。便撼不得彈指一下。不得繞禪床三匝。不得作女人拜。不得呵呵大笑。不得哀哭。蒼天蒼天。速道速道。纏綿議便錯。斷山云聖嘆無心滾繡毬非是我攬。不是我攬。印道他怎生喚做打參。天踏步止曉得殺入虎窟龍潭。

右第二節。他也不攏。他也不攬。他知道怎生喚做打參。小經紀止曉得做一個虎窟龍潭。此是近來坐曲盡床提榔櫟杖。大善知識行樂讚也被作西廂記人。早早看破。因先造此反語相嘲。乃渠猶不知還自擂鼓集眾。

非是我貪。不是我敢。這些時吃菜饅頭委實口淡。

一切比邱比邱尼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一齊合掌誦古詩十九首云齊心同所願舍意俱未申

此斷山先生語也

五千人也不索炙燭煎潭腔子裡熱血權消渴肺腑內生心先解饑有甚腌臘。我萬劫黑麪從教暗。我把五千人做一頓饅頭餡。你休悞我。也麼哥。休悞我。也麼哥。勾殘餘肉旋教青鹽醃。

右第三節。和尚言者是也。昔日世尊於涅槃場制諸比邱不得食肉。若食肉者斷大慈悲。夫大慈悲止於不食肉而已乎。麋鹿食薦。牛馬食料。蚯蚓食泥。蜩螗食露。乃至結蜣食糞。皆不食肉。即皆得為大慈悲乎。吾見比邱禪敗如來。龍斷檀越。偽鋪壇場。衒招女色。一切世間不如法事。無不畢造。但不食肉。斯真無礙大慈悲乎。夫世尊制不得食肉者。彼必有取爾也。昔我先師仲尼氏。釋迦之同流也。其教人也。務孝弟。主忠信。如是云云。至於再三。獨不教人不得食肉。亦以孝弟忠信之與不食肉。其急緩大小則有辨也。若食肉。即不得為孝弟忠信。但不食肉。即是孝弟忠信。則是仲尼有遺言也。今儒者修孝弟忠信於家。而食大烹於朝。比邱舍衛國中一食於其城中。而廣造大惡於其屏處。此其人之相去。雖三尺童子能說之也。今諸充奴。乃方欲以己之不食肉。救拔我之食肉。此其無理可恨。真應唾之罵之。打之殺之也。故曰。和尚言者是也。

本云惠明呵。張解元不要你去。你偏生要去。你真個敢去下敢去。

倘秀才你休問。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要問。大師真個用啞也不用啞。如此跳脫之輩。使人失驚。記聖嘆最幼時讀論語至子張問士何如可謂之達矣。見下文忽接云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不覺失驚。吐舌蒙師怪之。至與夏楚今日又見此文便與大聖入一樣。軍勢跳脫。西廂真奇書也。昔有僧耽苦著。吟課誦都廢。一日誦經至重頌中。忽見半偈云。香風吹萎華更雨。新好者不自覺。又引手抵空作曼聲吟之。曰。此一佳句也。言未畢。便吃然失音。口角可作佳句讀。故須延聖教。惡習切勿學也。你道飛虎聲名賽虎般。那廝能淫欲。會貪婪。誠何以堪。

右第四節。不答敢與不敢而已。答敢與不敢矣。蓋飛虎聲名一句。是人謂其不敢。那廝能淫欲。

三句是自明其敢也。文甚明。

張生云。你出家人。怎不誦經持咒。與眾師隨堂修行。却要與我送書。

滾繡毬我經怕談禪。懶參戒刀新醮。無半星兒土漬塵淹。別的女不女。男不男。大白晝把僧房門胡掩。那裏管焚燒了七寶伽藍。除真有個善文能武人。千里要下這濟困扶危書一紙。我便有勇無慚。女不女。男不男。佛又謂之細視徐行。如猫同鼠。

右第五節。吾之於人也。何毀何譽。如有所譽者。吾有所試矣。真如和尚也。

相君之面則女不女。相君之背却男不男。

白晝捲門正做此事也。復說盡先奴二六時中功課而文又雅甚。

張生云。你獨自去。還是要人幫扶着。

白鶴子著幾個小沙彌。把幢幡寶蓋。擎病行者將斂杖火叉擔。你自立定脚把衆僧安。我撞釘子把賊兵探。小沙彌病行者其兵馬則如此。幢幡寶蓋。

右第六節。偏不說不要幫。偏說要封奇文。若真要幫。豈成惠明。故知小沙彌小字。病行者病字。下得妙絕。斷山每恨荆卿必砍生刲。秦皇帝此是。

張生云。他若不放你過去却待如何。惠云。他敢不放我過去。你寬心。

二我聽一聽古都都翻海波。喊一喊廝琅琅振山巖。脚踏得赤力力地軸搖。手攀得忽刺刺天關攏。三速的破一步將鐵棒颺好的順著手把戒刀釤小的提起來將腳尖撞。平大的扳過來骷髏砍。一虛寫一  
閻寶寫

右第七節句句是不放過去。斷山云。你不放我過去我過去也。

張生云。我今將書與你。你却到幾時可去。

要孩兒熟我從來駁駁劣劣世不曾忘忘忘忘打熬成不厭。

天生是敢

言不厭是打熬所成。敢則天生本性也。

我從來

斬釘截鐵常居一不學那惹草粘花沒掂三就死也無憾。

便提刀仗劍誰勒馬停驂。

右第八節為人不當如是耶。讀之增長人無數義氣。

二我從來敗硬怕軟吃苦辭甘

為人不當如是耶。

你休只因親事胡撲撲若杜將軍不把干戈退你張解元

也乾將風月擔便是言辭賺一時繆紕半世羞慚

八字雖金人銘不能復過。寄語天下後世敬心奉持。

右第九節上文皆是張生憂患明不得過去此節忽寫惠明憂張生書或恐無用者此非憂張生也正謂張生不必憂患明言除非你書無用我自無有不過去也一作惠明朝戲張生便減

通篇神彩此乃真正神助之筆湏反覆讀之。

我去也

只三字便抵易水一歌唐張祐有詩云黃昏風雨里如

收尾你助威神擂三鼓仗佛力呐一聲喊

妙句奇至。於此繡旛開遙見英雄俺。妙至於此妙句美人在於鏡中照影雖云看自寶是着他細思千載以來只有魂倩女一人曾看自也他日讀杜子美詩有句云遙憐小兒未解憶長安却將自己肚腸移置兒女分中此真是自憶自又他日讀王

摩姑詩有句云。遙知遠林陰。不見此僊端。方將自己眼光移。置遠林分中。此真是自望自蓋。二先生皆用倩女離魂法作詩也。聖殿今日讀西廂。不覺失笑。因寄語斷山鄉。前謂我言王杜俱用倩女離魂法作詩原未只。是用一迷字也。

右第十節。只此一收。纔四句文字。又何其神奇哉。擂鼓呐喊句。寫惠明猶在寺。幡開遠見句。寫惠明猶在眼。至賊兵破膽句。如鷹隼疾。已不見惠明矣。文章至此。雖鬼神雷電。乃不足喻。而豈

愴之所得夢見。而愴猶思搦筆傳奇。而謂將與西廂分道揚鑣。愴真全無心肝者。張生云。老夫人。分付小姐放心。此書一到。雄兵即來。鯉魚連夜飛馳去。白馬從天降下來。俱下。杜將軍引卒子上云。自家姓杜。名確。字君實。本貫西洛人也。幼與張君瑞同學儒業。後棄文就武。當年武狀元及第。官拜征西大將軍。正授管軍元帥。統領十萬之衆。鎮守蒲關。有人從河中府來。探知君瑞兄弟在普救寺中。不來看我不知甚意。近日丁文雅失政。縱軍劫掠人民。即當興師剪而朝食。奈虛實未的。不敢造次。昨日又差探子去了。好今日升帳。看有甚軍情來報者。開轍門坐科。

惠明上云。俺離了普救寺。早到蒲關。這裡杜將軍轍門。俺闖入去。卒捉住報科。杜云。着他入來。惠明跪科。杜云。那和尚。你是那里做奸細者。惠云。俺不是奸細。俺是普救寺僧人。今有孫飛虎作亂。將半萬賊兵。圍住寺門。欲劫故臣崔相國女為妻。有游客張君瑞奉書。使俺遞至麾下。望大人速解倒懸之危。杜云。左右的放了這和尚者。張君瑞是我兄弟。快將他的書來。惠叩頭遞書科。杜拆念云。

同學小弟張洪頓首。丹拜。奉書君實仁兄大人。大元帥麾下。自違國表。寒暄再隔。風雨之外。念不

能忘辭家赴京。便道河中即擬覲謁以叙間闊。路途疲頓。忽遇採薪。昨已粗愈。不為憂也。輕裝小  
輦。乃在蒲寺几席之下。忽值弄兵。故臣崔公。身後多累。持喪間戒。暫就安居。何期暴客見其乘者。  
擁眾五千。將逞無禮。誰無弱息。遽見狼狽。不勝憤懣。便當甘心自恨。生平手無縛雞。區區微命。真  
反不計。伏惟仁兄仰受節鉞。專制一方。叱吐所臨。風雲變色。夙承古人方叔召虎。信如仁兄實乃  
不愧。今弟危惱不及轉燭。仰望垂手。非可言喻。萬祈招搖。前指河中。譬如疾雷。朝發夕到。使我凋  
敝。不恨西江崔公九原。亦當銜結。伏乞台照。不宣。張珙再頓首拜。二月十六日書。既然如此。我就  
傳令和尚你先回去。我星夜便來。比及你到寺裡時。多敢我已捉了這賊子也。惠云。寺中十分繁  
急。大人是必疾來者。下。

杜傳令云。大小三軍聽我號令。就點中權五千人馬。星夜起發。直指河中府。普救寺。救我兄弟。去  
走一遭。衆應云。得令。俱下。

孫引卒奔上云。白馬爺爺來了。怎麼了。怎麼了。我們都下馬卸戈。投甲跪倒。恭憑爺爺榮落也。杜  
引卒上云。你們做甚麼。都下馬。卸甲。投戈跪倒。你指望我饒你們也。也罷。止將孫飛虎一人砍首  
號令。其餘不願的都逼農去。願的開報花名。我與你安插者賊衆下。

夫人法本上云。下書已兩日。不見回音。張生上云。山門外。暴聲似雷。啞。敢是我哥哥到也。杜與生  
相見拜科。張生云。自別台頤。久失聽教。今日見面。乃如夢中。杜云。正聞行旌。近在鄰治。不及過訪。  
萬乞恕罪。杜與夫人相見拜科。夫人云。孤寡窮途。自分必死。今日之命。實蒙再造。杜云。狂賊跳梁。  
有失防禦。致累父兄。敢辭萬死。敢問賢弟。因甚不至我處。張生云。小生賤恙偶作。所以失謁。今日